

霜华柏木铺

左中美(彝族)



大理漾濞石门关 林容生 作

迤邐古道，山水迢迢。瞻前路，万重青峰紫云带；望来途，江声滔滔去不回。山重水复的长路上，踽踽行来的旅人一次次手搭凉棚，瞻望前路又回望来路，见众山秋意初染，看日影缓缓西斜。

“归路苦悠悠，行人欲白头。泉声偏聒枕，虫语自鸣秋。金尽囊余被，孤灯月满楼。壮心搔不著，时起问更筹。”这是清乾隆年间贡生、保山人氏宁毓贤的《柏木铺旅舍》诗。柏木铺位于漾濞县城隔江对面的飞凤山东侧，是古西南丝绸之路之上的一处古驿村庄，离城约只三里，但因有飞凤山东翼相隔，不闻城中市声。明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徐霞客滇游之途进入漾濞，对古驿柏木铺有这样的记述：“有数家夹道，大坊跨之，曰‘绣岭连云’，云登岭之始也，是为白木铺。”

依诗中“归路苦悠悠”之叹，诗人想是从远方归来，沿着古道一路西行，意欲回去保山故里。一日长路之后，走到了古驿柏木铺，当夜便在此间歇息。柏木铺位于一座山脚，西面与飞凤山隔一道小箐，箐中有一小溪流下；东面与潘家湾大山隔一道更深且长的箐，箐中流下一河，名为石月亮河。一溪一河，潺潺汇合于村庄脚下，之后，下二里，汇入了从西北而来的漾濞江刚好环绕古城的那段手臂弯。

本来，一日长路的辛劳应会让诗人在古驿的旅店中酣然入眠，犬吠不觉，而事实上诗人却不能入眠，且因不能入眠而嫌村下泉声聒枕，怪秋虫夜鸣唧唧。分析这一切的因由，近看或是那一句“金尽囊余被”的窘涩，秋意已起，夜气渐凉，古驿简舍内，诗人独对着一盏孤灯。窗外月如霜华，洒满屋楼，愈发显出一人一灯的清寒来。若是放远了看，漫溯在整首诗中的深浓愁绪，皆起因于“壮心搔不著”。一个读书人，总不免踌躇满志，却无奈世事多艰，壮心难酬。看得出，这是一趟失败的归程，因为心意不畅，行路之苦令诗人觉得头发也要白了，夜里幽咽的泉声和虫声让人觉得聒噪，窗外的满月月光，却尽显室内孤灯之清冷。满怀壮志抑郁难舒，以至于连头上的头发也已少了许多。长夜难寐，诗人于是一夜起来问更，归路还远，待天亮起程，还要继续踏上新一天的漫漫路途。

或许是经了一夜歇息，精力恢复；又或许是清晨时光，看日出东方，万山清明；当然，更或许是因为人生得意，意气风发，与《柏木铺旅舍》的幽苦气息不同，同是清代的腾冲举人尹艺的《发柏木铺》则显得气势开阔，意绪昂扬：“戎且征人早，桥头日已红。点苍千岭雪，漾濞一江风。隔岸炊烟合，前村野水道。数声何处雁？飞入五云中。”

想着那也是一个秋天，只是时令应该是暮秋了。早起的诗人从古驿出发，却发现日头比他这赶路的人还要早，已然照到了村下小河的桥上。看对面，苍山众峰高处此时已披上了白衣，村下沿着峡谷间的漾濞江吹来的秋风带来点点凉意。隔着小河的对岸村中，有早饭的炊烟袅袅升起，丝丝缕缕，在高处汇合、缠绕。村侧的一溪一河，不变地在村前相遇。不知何处有数声雁鸣传来，待细寻觅身影，却早已飞入了高处的层层云影间。

朝阳，炊烟，雁阵，云彩，更加上点苍千岭雪，漾濞一江风。整首诗带出几许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开阔意气。而这里早发柏木铺的诗人尹艺，看其自誉为“征人”，应当是一次离家远行，且极有可能是一次赴考。由诗中早起赶路所见的开阔、清朗的风景画面里，见出的是诗人

的万里意气、壮志满怀。那飞入五云中的雁阵，更是诗人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憧憬。诗书作有凭，来日望登高；一飞冲霄汉，愿作大鹏游。

在《徐霞客游记》中，徐霞客二人过柏木铺后，“循南坡而西向上……有寺东向，当坡嘴中悬，是为舍茶寺，就而饭。”据记，这舍茶寺便是后来多见于诗文的大觉寺，一个“悬”字，显出其地势之险峻。寺在秀岭坡上，有门楼名为“放雪楼”，远对北面苍山众峰，视野开阔，山河万里。历代以来过往此处的人文士子常多有题诗。曾任云南提督学政的清人吴自肃有《登放雪楼》诗：“柏木高悬一孤寺，登楼遥望客踌躇；虚心竹竹栽千个，碍眼松松须伐数株。自有云光供吐纳，莫教雪影起模糊；当前面目还他好，拟作庐山笑腐儒。”

诗中一个“悬”字，一个“孤”字，再一次见出此山之陡、此道之艰、此寺之险。想那时，提督学政大人沿着徐霞客走过的古道一路行来。以其当日之身份，前日里想是住在漾濞古城的，甚或在此作了一两日的巡察停留，夜间住在古城临江的客舍里，听城下江声隐隐，万年不息。次日离城早行，经柏木铺，上秀岭坡，辛苦行至大坡高处的舍茶寺，登楼放眼远望，不禁满怀踌躇。虚心竹和碍眼松是近前的所见，云光和雪影是远处的风景，而眼前所见所感，莫不是作者内心之照、人生之境。

作为古道上一个不算驿站的驿站，大觉寺里历代留下的名人题诗可谓不胜枚举。据说是上世纪30年代末为抗战修筑滇缅公路时，大觉寺因修路的需要挪了一个位置。有了公路后，古道上的车马行人渐渐往公路而去，大觉寺由此慢慢淡出了行人的视野。

山下的古驿柏木铺亦如是。隔着村下的石月亮河，滇缅公路从相隔数百米的对面斜斜向上而去。在两株并排而生、枝柯相连的数百年的古榕树下，徐霞客和众多曾行经此地的诗人早已融入村庄的往事，千年来行经此地的叮咛马帮化作了村庄的记忆。村中那座“绣岭连云”石坊是重建过的，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坊下十余米的古榕树下，石板上还留有旧年的印迹。道旁今立有两座雕塑，紧临石坊下的一座是驮满货物的马帮，往下隔一道坎立在树荫里的是徐霞客。

想是因为村口那两株遮天蔽日的古榕树，因为树下那行过千年马帮的石板古道，古驿村柏木铺有着一一种端然且幽然的气息。明明是隔着县城那样近，却完全无碍地隔绝着外界的喧嚣声息，就连隔河对面滇缅公路上每天往来不息的车流，似乎也不能影响到它的宁静，所有的喧嚣一遇见这两株古榕的深浓绿荫，立刻就会变得安静下来。而另一方面，明明是这么古老、清宁的村庄，近切地守着一方原初的山水，它却又并不自寡，榕树下的古道向着两端远远延伸，便连接起丝路千年的悠悠往事，连通向星汉灿烂的大地远方。

以一条古道为笔，记录它的久远往事；以一方山水作纸，书写它的四季轮回。被东侧的石月亮河和西侧的飞凤山河从两侧轻轻环抱的古村柏木铺，数十户人家倚坡而居。村庄高处有武侯祠，村庄脚下二河相汇的岬角上有文昌阁。绝大多数时候，古村柏木铺是安静和清幽的，小桥流水，古道人家；马帮远去，古树依然。在两株古榕树下不远处，有家家像旧时那样靠路旁经营着小卖店。人进了村，沿着古道一路走到树下，看眼前石坊流水、马帮行客，千年的往事伴着山风，扑面而来。

通往长白山的密码

禾素(傣族)

汽车从容地行驶在长白山的林间路上，我看向窗外，黑黢黢的山林以沉默回应着我，思绪在黑沉的夜色里被长长拉开。对未知的一切，我既充满期待又心怀疑惑。司机忽地一个紧急刹车，后排的我们身体毫无防备地撞向前排座椅，司机提高嗓音对我们说：“一只豹子跑出来，差点撞上了！”我赶忙看向车头，明晃晃的车灯下，一只豹子停在路中央，保持奔跑的姿态站立着，满脸无辜地回头看着我们。豹子健硕的四肢看起来十分俊美，眼神清澈而充满警惕，甚至还有一丝善意。我们彼此对视了数十秒，豹子纵身一跃，头也不回地跑入林间，消失在黑夜的丛林里。

刚刚抵达长白山秘境，一只俊美的豹子便撞开夜色，慷慨地为人类打开了通往丛林的密码，这才是原始林该有的模样吧？这段旅程由一只豹子开启了幸运密码，沿途将有数不清的美好相伴。车窗外黑色的树影不断掠过，我的嘴角不禁泛起微笑。在二道白河镇的某个村落，一位80岁朝鲜族大妈的家里，此刻正传出阵

阵的说笑声。洁净整洁的屋内，有七八个人席地而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热火朝天。打电话给小阿芳的时候，我对这热闹的背景声感到疑惑，遂问：“你们不是到长白山了吗？怎么还跟家来一样热闹？”在我的想象中，长白山的背景色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正如此刻，除了刚刚豹子出现有一些意外的声响之外，我们一直在寂静的山林间穿行。阿芳说今天在村子里闲逛的时候，父亲和一位路过的朝鲜族大妈聊起了天，大妈看一行人装束都不像是本地人，就问他们从哪里来，听到是几千里之外的云南芒市来的，惊讶地说：“你们这是大西南来到大东北呀！”随即主动邀大家到她家做客。阿芳的父亲说，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想到长白山来看看，没想到80岁才实现了这个愿望，甚觉欣慰。他关切地询问着朝鲜族大妈的生活，听大妈介绍说她有4个孩子，目前都在外地生活，家里只有她一人留守：“我舍不得离开长白山这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孩子们需要出去看看世界，我只

需要守着这片土地，这小小的家就是我的全世界。”天南地北的两个老人，一个是长白山土生土长的朝鲜族大妈，一个是千里之外的云南傣族大妈，原本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但时代变了，即便是隔山隔水，也能在耄耋之年相遇，各民族一家亲，想想就觉得奇妙。

余下的几天，我们同在长白山的天空下，没有刻意相见，走着各自的旅程。听阿芳说，带着父亲离开二道白河镇去了延吉，去了金达莱村，去了崇善镇上天村。父亲说这是歌曲《红太阳照耀边疆》的原产地，说着还情不自禁地哼唱了几句。一行人听村里三个留守老人讲述当年“引水上山岗”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不禁赞叹不已。他们还带着自制的傣族手抓饭爬上军舰山，偶遇了一位名为“悍马山人”的游吟诗人。大家面朝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起吟诵着诗人深情豪迈的诗句。

通往长白山的密码，是森林里的精灵，是一草一木，是山山水水，是各民族之间互相给予的爱和暖。

豆豉鱼的味道

吴昌仲(侗族)

有位前辈的贤内助，在山冲里发展富民产业，刚好把旁边水库的一个角落也划进了承租范围，成为基地的内部鱼塘。为了避免矛盾纠纷，当地几个村民沿着鱼塘和水库间的界线堆起一堵石墙，再在其上拦一张大网，泾渭分明，相安无事。但丰水季节，水面不时漫过拦网，鱼儿逆流而上，照样飞跃而入，驻留在这个既有清溪又带肥水的角落里，塘里的品种和数量逐渐多起来，鲤鱼、草鱼、鳊鱼、鲫鱼、鲢鱼等，三两成群，在水中觅食游玩，非常热闹。

前辈虽已提前退休，却难以赋闲在家，成为基地的一名保姆、保安、饲养员、秘书、司机……几乎全能。他为人低调友善，默许并仅限于少数几个人可以在此垂钓，比如秀才、学霸、阿武，当然还有我。我的文字和钓技都很“菜”，秀才和阿武便以周末采风之名，经常邀我去前辈的鱼塘练手，在一竿送日月、一漂系忧乐的同时，也为餐桌再添一道下酒的美味，实在快意无穷。最容易钓的是鲫鱼。用一根三米六的竿，配二号或三号的双钩，拉饵施钓，很少空竿，且经常成双成对出水，不一会儿就得三五斤。有时干脆换成单钩或搓饵施钓，以降低中鱼频率，减少渔获量。我不像秀才那么贪心，大小多少来者不拒；也不像阿武那么执着，奉行“让我一次钓个够”和“此时不钓更待何时”的信条，就算满天繁星落塘中也不舍得回去。秀才经常“爆护”，见我渔获一般，不由分说便往我的桶里倒；阿武最后收竿，总要分我几条块头大点的鱼。

得鱼是一种快乐，但得鱼太多恐怕就是负担了。这个鱼塘的鲫鱼几乎永远钓不完，我们似乎也永远抛弃不了这个鱼塘。那天，阿武悄悄去鱼塘寻欢小半天，回来在他的工作室置办一桌简单的全鱼宴，邀我和秀才、洛妹到饭。一锅鲫鱼炖豆腐，一盘红烧鲤鱼块，一个草鱼生鱼片。正当大家把筷子摆直、碗筷摆满、酒杯倒满之际，秀才忽然摆了摆手，说道：“且慢，待老夫再添一道和鱼有关的菜，稍后开席也不迟。”便出门去了。

好在他家离此不远。片刻工夫，秀才便捧着一个保鲜盒回来了。但见他浓眉上扬，两眼放光：“这是老夫研究多年试制成功的豆豉鱼，全是用鲫鱼做的，开胃、送饭，关键是能把鱼骨鱼刺一起吃掉。”盒子打开的瞬间，豆豉的香味溢满整个工作室。洛妹在秀才三寸不烂之舌的引诱下，

试着夹起一条豆豉鱼，慢慢品尝。她一边连连点头，一边舒展蛾眉，毫不谦让地又吃了两条，一碗米饭也随之下肚。

几个男人忙着推杯换盏，酒精味早已淹没了豆豉味。将整条鲫鱼放入口中，无须顾虑鱼骨扎牙、鱼刺卡喉，那种柔软、香咸的味道，着实让人惊叹。

“家里海量的鲫鱼怎么弄？就这么处理，常温下放个十天半月没问题。”秀才举起酒杯，略带挑衅地吆喝道：“兄弟们干了吧，我再教你们如何秘制豆豉鱼。”尽管每个杯子里的琼浆玉液远远超过二两，但为了得到豆豉鱼的制作秘方，我们还是故作轻松，昂脖闭目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开始品茶。我借口到楼上卫生间，去办公室拿起纸笔歪歪扭扭地记下秀才分享的豆豉鱼制作秘方，好带回家去依葫芦画瓢小试一番。

次日一大早，我一个去前辈的鱼塘边蹲了半天，钓得不下5斤的鲫鱼。夫人站在厨房里犯愁，恰巧一位邻居好姐妹从楼下经过，便折回屋里捞了一些送到她手上。我把小个头的鲫鱼捞出来，拿到屋边的河里放生，鲫鱼还剩两斤左右。我把秀才做豆豉鱼的方法跟夫人复述一通，她立马两眼放光：“她汤和煎炸，早就吃腻了，不如换个做法尝尝鲜。”

鲫鱼养在洗菜盆里，鲜活骁猛。夫人逐一除去鱼内脏，剪掉鱼头，用电饭煲的内锅装着，倒入少许白醋、姜片、盐，拌匀并静置片刻，再指示我热锅、烧油、煎鱼——自那次煎鱼煎得透黄可口、毫不粘锅之后，这个职责就归我了。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煎鱼煎得很成功。待煎好的鲫鱼逐渐冷却，我一边回忆秀才介绍的制作要点，不时翻看那张写着“醉体”书法的秘籍，一边指导夫人操作：把电饭煲的内锅洗净，在锅底铺一层姜片，放一层煎鱼，撒一层豆豉。再放一层煎鱼，撒一层豆豉。继续放煎鱼、撒豆豉，直至快满锅为止。然后倒入一小碗井水、一小碗熟茶油，将内锅放入电饭煲，盖上盖子，选择“喷香米饭”的“软烂”模式，自动计时19分钟。

我们守在桌边，内心忐忑并强压着一丝兴奋。夫人拿来湿毛巾，想敷在电饭煲的盖子上快速降温，被我制止了。我觉得自然冷却效果更好。就像煮饭一样，如果过早开盖，味道肯定没那么好。电饭煲一



声叹息，气压嘴“咕”的一声落了下去。夫人迫不及待地打开锅盖，拿起筷子夹起一条豆豉鱼，放在嘴边呼呼地吹了几下，开始品尝厨艺新成果。但见她唇微启，而后眉上翘，笑逐颜开。

我夺过她手上的筷子，也夹起一条豆豉鱼往嘴里送，差点被烫着舌头。连骨带刺吞了下去：嗯，就是这个味儿，和秀才做的如出一辙，我们成功了！

夫人说，她要把这保质期长、好下饭的豆豉鱼用盒子装起来放冰箱里去。那天，我下班时便邀请秀才、学霸、阿武到工作室小聚，委托好友伟弟到超市采购菜品，有全鸡、猪蹄、牛排、香菇、生菜等。伟弟曾在桂林当过大厨，厨艺精湛，洗切炒煮，三下就弄出半丰半俭的一桌家常菜来，只待我们半醉半醒之后成为半佛半仙。当我端起酒杯清清嗓子，准备发表开席演说的时候，一个身影从门帘外闪过。夫人站在门外，手里提着塑料袋，袋里装着两个饭盒，悄声说：“人家师傅教你做豆豉鱼，你就不会用你学做的豆豉鱼孝敬一下师傅？赶紧拿到桌子上去，添道菜！”

我闻言顿悟，连声称赞夫人想得周全，做得细致、来得及时。豆豉鱼一上桌，大家赞不绝口，胃口大开。有言在先只喝一杯的秀才，一不小心就喝了两大杯。

此后没多久，因多种原因，我不得不作为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员，住进了瑶村新塘。豆豉鱼的做法和味道，也随着工作的繁忙，被我暂时遗忘。

上周一，我照例进村打卡签到，清点随身行李的时候，突然发现行李的最里面，藏有一包晶莹剔透的东西，用保鲜袋裹了三层，隐隐透出香味，打开一看：哦，竟然是豆豉鱼！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Literature' (长江文艺)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content categories like 'Novels', 'Short Stories', 'Essays', etc.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Literature' (长江文艺)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content categories like 'Novels', 'Short Stories', 'Essays', etc.

Advertisement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journal, listing various content categories like 'Literary Histo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Theory', etc.